

被遗忘的语言

——梦、童话和神话分析导论

[美] 埃里希·弗罗姆著

郭乙瑶 宋晓萍 译

精 神 分 析 经 典 译 丛

主 编： 孙 名 之

副主编： 陈 收 李 肇 翔 金 锋

[美] 埃 里 希 · 弗 罗 姆 著

被 遗 忘 的 语 言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出版说明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他的全部学说贯穿着生物学观点，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们不断批判性地发展弗洛伊德的思想，日益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逐渐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分裂和分离。1911年阿德勒就开始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强调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此后荣格也独树一帜地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原型理论。尤其是4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即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而

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妮和弗罗姆等人。其中弗罗姆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精神分析学说早在30年代就传入我国，近年来出版界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但是都较为零散，未见系统。在我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增强，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精神苦闷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从小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和苦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宽慰，天长日久就会形成心理畸形和性格变态，导致病态人格或神经症。如何缓解精神压力，如何消除不良影响，如何避免病态人格，如何营造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环境，健康地生活和成长，这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希望能够给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本译丛共18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大至精神疾患，小至日常笔误、舌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读书界完全懂得

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用，这一点无需我们多说。这套丛书是我们精心组织人力翻译完成。尽管如此，其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

1999年12月



ERICH FROMM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责任编辑

(按姓氏笔划排列)

韦尔立	王逸明	江红	孙进军
陈杰平	李乃庄	李正堂	李海燕
李荣贵	李璞	张贵来	杨华
崔曙光	曾林	傅芝发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象征语言的本质.....	(7)
第三章	梦的性质.....	(16)
第四章	弗洛伊德和荣格.....	(33)
第五章	梦的分析的历史.....	(76)
第六章	释梦的艺术.....	(104)
第七章	神话、童话、仪式和小说中的象征语言.....	(141)

第一章 导 论

如果怀疑能力是智慧的起源这一点是真理的话，那么这种真理就是对现代人智慧的悲哀评述了。不论我们的文学和大学教育如何地卓有成效，我们还是丧失了怀疑的品性。一切据称都是明了的——如果我们自己不明了，那肯定那些专家们——他们懂得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东西——能明了。事实上，怀疑乃是一种尴尬、一种弱智的标志。即便是孩子们也很少怀疑，或至少他们不愿意显示出这种怀疑，于是渐渐当我们长大后，我们丧失了这种怀疑和惊讶的能力。有正确的答案就是一切，问正确的问题相形之下则无关紧要。

这种态度也许是为什么我们的梦——我们生活中最让人惊讶不已的现象之一——既不引起惊讶也不让人生疑的原因之一。我们大家都做梦，我们都不理解我们的梦，然而，我们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我们沉睡的心灵中发生，尽管睡梦中的东西至少比清醒时的心灵中富于逻辑的有目的所为更为奇怪。

我们醒着时是活动的、理性的人，急于努力地遂其心愿，同时保护自己免于被攻击。我们行事，我们观察；我们观看外物，或许不是依照它们的原样，但至少是以一种我们能使用和操纵它们的方式来观看。但我们也是极其缺乏想象力的，并且极少——除了

孩子或者我们都是诗人——使我们的想象力能超出对构成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故事和情节的复述。我们既卓有成效但也有点笨拙。我们将白天观察的领域称作现实，而且深为我们的“现实主义”和操纵现实的灵活性感到骄傲。

我们沉睡之际，我们就以另一种存在形式苏醒了。我们做梦。我们发明了一些从没发生的故事，有时，这些故事在现实中甚至没有任何先例，有时候我们是英雄，有时则是流氓，有时我们看见美丽至极的风景并心旷神怡，通常我们则被投进万恶深渊，但是不管我们在梦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都是作者，梦是我们的梦，我们发明了故事情节。

绝大多数梦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并不遵循统治我们醒着时的思路的逻辑规律，时空范畴被忽略了。死者，我们却发现他活了；我们眼下看到的事情却发生在多年以前，我们梦见的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在现实生活中绝不能同时发生。我们极少注意到空间法则。瞬间达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同时身处两地，将两个人融为一体，或使一个人突然变成另一个人，这对我们来说，易于反掌。事实上，在梦中，我们是那个世界的创世者，在此，限制我们身体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都无能为力。

我们梦中另一个奇怪的事情是，我们会想到我们多年来没想起过的事件和人物，甚至是在清醒的状态下绝不可能记起的人物，突然，他们出现在梦中，像是我们思念已久的熟人。在我们的睡眠生活中，我们似乎打开了在白天根本不知道的经验记忆储藏室。

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奇怪特性，当我们做梦时，梦对我们而言是真实性的，和我们醒着时所具备的任何经验一样真实，在梦中没有什么“好像”，梦是如此现时的、真实的经验，以至于它确实提

出了两个问题：真实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梦见的东西是非真实的而我们清醒的生活中的经验是真实的？一个中国诗人恰如其分对此作了表达：“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觉，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当我们醒来之际，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夜晚经验不仅仅消失了，我们想记起它们都极其困难，我们轻而易举地忘记梦的绝大部分，忘记得如此彻底，我们甚至都不记得曾生活在那另一个世界中。在醒来的那一刻，我们隐隐约约地记得一些东西，过一会儿，它们就从记忆中丧失了。我们确实记住了点什么，而这也就是当我们说“我做了个梦”时所提到的梦。它就像是精灵友善或不友善地拜访过我们并且在拂晓之际就突然消失了一样，我们无法记住它们曾身居何处，无法记住我们被它们如何紧密地占有。

较之上述所有情形来说，可能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睡梦中的创造性的产品和人的最古老的创造——神话——具有相似性。

实际上，我们对神话并没有太大的疑惑。如果把它们作为我们宗教的一部分来看待的话。我们就会赋予它们一些惯常的和浮浅的认知，即将它们视作伟大传统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不带有这种传统权威性，它们就会被视作科学启蒙之前人类幼稚思考的表达。无论如何，不论是被忽视、轻蔑还是受尊敬，神话都被视为完全外在于我们自己的思维的一个世界。然而事实是，我们为数甚多的梦，无论是风格还是内容，都和神话相似。醒着时发现神话奇怪和遥不可及的我们，在睡梦中却能够创造这些神话式的作品。

同样，在时空法则控制的世界中不可能发生的戏剧性，在神话中发生了：英雄离开了家园去拯救世界，或逃离了使命生活在一条大鱼的肚中；他死又复生；神秘的鸟被烧灭但接着又从灰烬中飞出

且更加美丽。

当然，不同的人创造不同的神话就如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梦一样。但尽管有这些差别，所有的神话和所有的梦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以同一种语言——象征语言——“写作”的。

巴比伦、印度、埃及、希伯莱与希腊的神话和阿散蒂人（Ashantis）或者特鲁克人（Trukese）的神话都是同一种语言写成的，今日生活在纽约或巴黎的某人的梦和数千年前在雅典或耶路撒冷的人的梦境是相同的。古代人、现代人的梦和历史之初的神话作者是用同一种语言写作。

象征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其内在经验、感觉、思考被表达出来，好像它们是外在世界的感官经验、事件一样，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白天讲话习惯逻辑的语言，象征语言的逻辑不是由时空这些范畴来控制，而是由激情和联想来组织。它是人类曾产生的唯一一种普遍语言，是一切文化以及整个历史中都相同的语言，它有自己的语法和语义，如果要了解神话、童话和梦的话，这种语言就必须被理解。

然而，这种语言却被现代人忘记了，不仅睡着了如此，醒来时也是这样。在苏醒状况下理解这种语言重要吗？

对于以前生活在东西方伟大文化中的人来说，回答这种问题是无可置疑的，对他们来说，神话与梦都是心灵最重要的表达。不理解它们则被归入文盲之列。但是在过去的数百年的西方文化中，这种态度才发生了变化。在最恰当的层面上，神话被理解为非科学心灵的幼稚构造，它是在人对自然的伟大发现之前，在人了解自然的奥秘之前被创作出来的。

在现代启蒙的判断下，梦只会变得更糟，它们被视作全无意义

的东西，那些忙于制造机器，在现实中只看到他们能征服和操纵的东西的人——就此，他们将自己视作“现实主义的”——认为注意到梦是毫无价值的；这些现实主义者对每一种类型的汽车都使用专门词汇，然后，在表达最为丰富多彩的情感经验时，他们只有一个字眼：爱。

而且，如果所有的梦都是欢乐的幻景，我们内心的愿望都能满足，我们就会对它们抱有好感。但是，多数梦使我们陷入焦虑的情绪中，通常它们都是噩梦，以至于我们醒来时不无感恩地发现这仅仅是一场梦。另有一些，尽管不是噩梦，但也因为另一些原因令人心烦意乱。梦中的人总是和我们白天所判断的人不一致。我们在梦中讨厌一些我们深深地为之骄傲的人，爱上一些我们对其毫无好感的人。当我们确信自己十分平和地生活，却梦见自己变得十分粗野。当我们为自己的独立性感到骄傲时，却梦见自己对别人的屈从。但比这一切更糟的是，当我们这些醒着的人确信只要我们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心灵就能理解一切之时，我们仍然不理解我们的梦。不是去面对我们理解力的局限这一压倒性的事实证据，我们却反而责怪梦毫无意义。

对待梦和神话这一态度的深刻变化发生在过去几十年中，它大大地归功于弗洛伊德的作品。最初弗洛伊德抱有一个有限的目标，帮助神经症患者理解他们的患病成因，接下来他将梦视作一个普遍性的人类现象加以研究，梦在病人和健康人都存在着。他发现梦在本质上和神话、童话并无区别，理解了一种语言就能理解几种语言。同时，人类学的工作也将注意力聚焦于神话，它们被搜集起来进行研究，这个领域中的几个开拓者，如巴霍芬（J. J. Bachofen）成功地给人的史前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曙光。

但神话和梦的研究仍处在幼年期，它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有些是源自各种各样精神分析学派论断的武断论和固执己见。每个流派都宣称它具备对象征语言的唯一的真正理解，于是，我们看不到象征语言的多面性，只是试图强行地将其纳入唯一一种意义的轨迹中。

另一种局限是，梦的解释仅仅是在精神分析专家对神经症患者的治疗中才被看做是合法的。相反，我相信，象征语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学习的唯一一门外语，对它的理解可使我们触及到智慧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神话的源泉，它还可以使我们触及到我们自己的人格的更深层次。实际上，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所特有的经验层次，因为正是这个层次，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共通的。

犹太教古老法典说：“没被解释的梦就像没有被启封的信。”确实，梦和神话都是我们彼此间的重要交流，如果我们不理解它们写作的语言，那么，当我们不再忙碌于控制那个外在世界时，我们会丧失大量我们能自己知道和辨别的東西。

第二章 象征语言的本质

现在来设想一下你们试图区分红酒和白酒味道的差别，对你们来说，这可能简单至极，你们十分了解这种差别，但为什么向其他人说明这种差异又并不容易呢？你们发现最大的难处是将味觉差异转换成语词。你们可能都会这样作结：“现在，看吧，我无法向你说明，先喝完红酒再喝白酒，你就知道二者的差别何在。”你毫不费力地可以找到解释最为复杂的机器的词语，但是，对于描述简单的味觉经验而言，词语似乎无能为力。

当我们试图解释感觉经验的时候，我们不是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吗？先来设想一种情绪，在一个灰暗的、有点害怕但又没有真正危险的世界里，你想向朋友描述自己迷茫、绝望的这种情绪，但是你又一次地发现你自己四处搜索词语，却最终还是感到你自己的词语并没有将情绪细节的方方面面给予充分的说明。接下来的晚上，你做了一个梦，发现自己在日落之前身处城市的郊外，除了一辆牛奶马车外，街上一无所有，房子看起来显得破旧，环境也不熟悉。你没有办法习惯能到达你所熟悉的、你觉得你应该归属的地点的交通工具。当你醒来并记住这个梦的时候，对你来说，梦中的感受恰恰是在白天你试图向朋友们描述的那种迷茫和阴暗的感觉。它仅仅是一幅画，其风景在一瞬间闪现，然而这幅画较之你长篇大论所描述的东西更为生动和准确。你在梦中所见到的那幅画

实际上是你感觉到的某些东西的一个象征。

什么是象征？一个象征通常被界定为“代表他物的某物”，这个定义似乎令人失望，然而，如果我们自己关注对这些看、听、闻、抚摸的感官表达的象征，关注那些代表内在经验、感觉、思考等“他物”的象征，那么，这个定义就会更加引人入胜。这种象征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的象征物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象征语言是我们表达内在经验的语言，它似乎就是那种感官体验，是我们正在作的某物或物理世界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某物，象征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其中，外部世界是内在世界的象征，是我们灵魂和心灵的象征。

如果我们将象征定义为“代表他物的某物”，那么，首要的问题是：“象征与象征物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在三类象征之间作出区分：习惯性象征、偶发性象征和普遍象征。非常明显，只有后两种象征才能表达内在经验，好像他们就是感官经验一样，也只有它们才具备象征语言的特性。

习惯性象征在三种象征之中最广为人知，因为我们在日常语言中就运用它，如果我们看到单词“桌子”，或听到“桌子”的声音，这个单词“T-A-B-L-E”就不代表着某些其他的东西，它们代表着我们所看到、摸到和使用的桌子，词“桌子”和物体“桌子”之间有何联系？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关系吗？很明显，没有。桌子这一物和声音“桌子”没有任何关系，词象征物的唯一的原因是一个特殊词来称呼一个特殊物的习惯。小时候，我们就有一种重复的经历，即重复听到一个词涉及一个物直至一个恒定的联系被确定下来，以至于我们根本用不着思索就能找到恰当的词。

然而，有一些词的结合关系并不是习惯性的。比如，当我们说：“呸！”此时，我们快速地蠕动双唇驱散空气。这是用嘴参与的对厌恶的表达。通过快速地驱散空气，我们模仿进而表达对某物的敬而远之的意图，使之脱离我们的系统。在此以及其他的事例中，象征同其象征的感受有内在的联系。但即使我们断定，在本源上，大多数甚或所有的词在象征和被象征物之间都有这种先天性的内在联系，但当我们学会了一门语言时，大多数词就不再会有这种意义。

词不是习惯性象征的唯一例证，尽管它们是最为频繁和最为众所周知的。图像也可能是习惯性象征。比如，一面旗帜，可以代表一个特定国家，然而，在特定的色彩和它所代表的特定国家之间没有联系，它们指示那个特定国家被认可了，我们把这面旗帜的视觉印象转化成对那个国家的观念，这又一次依赖于习惯性象征。某些图像象征并非完全习惯性的，比如十字架。十字架仅仅是基督教堂的习惯性象征，在这个方面，它和国旗没有区别，但是，这里有特殊内涵：它涉及着耶稣之死，或者更甚于此，它意指着对物质和精神层次的阐释，却使象征和象征物的联系超出了纯习惯性象征的层次。

习惯性象征恰如其分的对立面是偶发性象征，尽管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在象征和象征物之间没有内在关系。我们来假定，某人在某个城市里有惨痛的经历，当他听到这个城市名字的时候，他很容易地将这个名字和悲哀的情绪联在一起，如同他会把快乐的情绪和一个有快乐经历的城市名字联在一起一样。十分明显，城市的本性既无快乐也无悲哀，只是与城市有关的个人经验才使它变为情绪的一个象征。